

國史年表

唐紹儀北來

西南出兵抗日，其實際乃爲勾結某方，對中央作兩面夾攻之計，非惟意圖顛覆政府，抑且危害國家民族，據中外電訊所傳，事實已至爲明顯，固無所用其狡辯矣。但西南人士，亦我中華全民之族類也，陳濟棠白崇禧能劫之以勢，斷不能強之盲從，所以梧州民團不惜以徒手抗亂命，而粵中將領如余漢謀李揚敬輩，亦以消極爲對陳濟棠諫阻之手段，良心未死，愛國自有正途，自古未聞有先行禍國而乃能救國者，陳李白如其不悞也，則閩變之殷鑑實其前例。蓋陳銘樞倡亂閩省之動機，亦爲憑藉某方之掩護，與共匪聯盟以圖夾攻中央，形勢之優，用心之毒，並不稍遜於今日，且利用十九路軍抗日旗幟，標立徒有其表之抗日口號，以爲一經發動，則響應必多。曾不知欺人者適所以自欺，不旋踵已成瓦解星散，徒爲全國所唾棄。西南暴動發生於六月二日，一月以來，未嘗得一省一人予以響應，而指叱奸謀者反日益加厲，雖地域倍於福建，兵力財力厚於陳逆，但可

斷言終必失敗，所謂國人共棄，安得成功。唐紹儀乃粵中耆宿，西南要人，陳李白發動之初，即以政務會常委等要職爲眩耀，力勸加入同謀，而唐氏燭察甚明，非惟不爲所動，且攜眷北來，入京向中央報告，爲西南有識人士作倡導。此舉於唐氏個人，因爲深明大義，不願同流合污，以唐氏之物望爲準，則繼彼北來者當大有人在，恐西南之兵未逾域，而內部已呈瓦解矣。

恢復十九路軍

十九路軍之解散，其罪孽全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，利用此百戰勁旅爲爭取個人權位之工具，叛黨禍國，罪在不赦。且當中央軍入閩收拾之時，十九路軍名義已不存在，所解決乃號稱人民政府某軍某師也，是則十九路軍之消滅，實爲蔡廷鍇而非中央。同時中央之顧惜將士，亦已仁至義盡，於無可恢復之環境下，仍以毛維壽張炎爲師長，收編餘衆開豫訓練，其餘者，非爲始終不悟之徒，即屬罪孽深重之輩，十九路軍之結束，歷史事實非常明顯。今者陳濟棠白崇禧爲增厚

實力，蔣光鼐蔡廷鍇亦擬死灰復燃，居然計議恢復，且加入西南北上軍爲前敵，爲內戰之前驅，十九路軍淞滬死難將卒地下有知，宜如何怒髮上指，掉此野心自恣者之魄耶？況今日桂軍之中，已有某方顧問在彼劈劃監督，昔日爲保全疆土而以白及相向，豈今日又反顏事仇，甘願俛首轅下，殘害同胞以隨敵人願望，在蔣蔡諸徒固無所謂，昔日今朝，僅知利之所在耳，我十九路軍士卒又有何辜，爲彼輩一賣再賣甚至三四賣耶？

閩韓宋呼籲和平

西南去華北五千餘里，其倡爲北上抗日實太近於滑稽，蓋彼等幸爲地區所限，幸得托蔽中央羽翼之下，敵人之侵略有所不及，而反中敵人分化離間之計，以爲中央太懦弱，抗戰有奇效。今固不妨平心比較，方長城戰役之時，中央雖未宣戰，而所用兵力不下四十萬，且大半爲精練節制之師，奮鬥兩月，卒歸無功。但宋哲元之肉搏喜峯口，徐庭瑤之拼命古北口，以及商震等部固無不竭力以赴，所以失敗者，器械遠不逮耳，如言爲國